



2月4日,2015年春运启动,我们也将踏上回家的路 CFP供图

我的第N次春运

2月4日,2015年春运将启动。在此之前的最后几天,有关春运的情绪已经是喷薄欲出。

自春运出现至今,已经有数十年历史,2014年春运期间,有32.6亿人次的人口流动,这相当于40天时间里,每个中国人迁徙了两次。

对于这个“人类史上最大的迁徙活动”,不同立场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看到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有人看到了运输压力;有人看到了买票难;有人看到了中国休假制度的不健全。

春运看起来一身毛病,绝大多数中国人却都身在其中,且不能自拔。

那么,当我们说起春运时,我们能不谈些别的呢。比如说,春运是期待,是热气腾腾的家乡美食和父母打开家门的一瞬;春运是乡愁,是被渐渐遗忘的古老习俗和贴在门上的大红“福”字;春运是缓和,是摘取一年胜利果实前的最后考验,也是上天让我们放下一年压力,放慢脚步的一种刻意为之。

实习生 孙倩雯
现代快报记者 郝多
王颖菲 贾磊



铁路扳道工 刘志明

铁路世家:我们忙点,别人就能早点回家

这雪下的,添乱

1月30日,雪停了,南京鼓楼水关桥附近呈现出一种独有的美感。

这种美感来源于几十年前建好的5层楼房,坑坑洼洼的马路,被岁月侵蚀成灰色的长江大桥,以及在皑皑雪地里,一直延伸到肉眼所不及之处的黑色铁轨。

这是一种属于工业时代的美感,却正向那个时代一样,被习惯了信息时代飞速发展的人们渐渐遗忘。附近的居民也极少到南京西站的这一处客运站,只有在下雪后,才有几个孩子浑然不顾满地的碎石,高低不平的枕木,坚硬的铁轨和随处可见的机油,爬过了一座低矮围墙,来到这里玩雪。

但他们的计划很快就失败了——在黑铁轨和白雪之间,有数十个穿着制服的工人正在忙碌,“嘿,干什么的!”这一声



刘志明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 摄

吼,让几个孩子吓得跑回了家。

正在工作的是铁路工人,这是一个统称,实际上,他们有的在清扫铁轨上的积雪,有的拿着工具,在丈量铁轨之间的距离,有的瞪大了眼睛,还时不时地敲敲铁轨听听声音,这是怕铁轨被大雪冻伤。

“这雪下的,添乱。”扳道工刘志明嘟囔了一句,拿着笤帚跑出值班室,他必须把一处铁轨“岔”(缝隙)中的积雪清扫出来,要不然,扳道器扳不动,他的工作就没法完成。

刘志明今年57岁,他的工作就是扳道,这样的工作,他已经干了十七八年。

这是一个瘦削的铁路工人,常年抽烟还让他时常咳嗽,但他的两个臂膀异常粗壮,这是工作留给他的礼物。老刘的工作看似简单,每当有火车进站时,他就接到了信号楼的通知,在火车来到铁轨交会的岔口前,他会把扳道器上的锁打开,用力将杠杆抬起,将之转90度,在另一个岔口处,将杠杆压下,火车通过后,他会把杠杆还原到原来的位置,再把锁给锁上。

这工作却并不轻松,记者试了一下扳道器的力度,需要好大的劲,才能完成刘志明的动作。

但类似的动作,刘志明却要在一天内重复上百次——尽管南京西站已经不再上下客了,但南京除高铁外大部分火车依然要从这里发出,开往昆明、哈尔滨或者其他地方。

春运还没开始,但老刘与他的同事们明显感觉到更忙了。

“这几年轻松多了”

2015年春运开始的时间是2月4日,但铁路人们的春运从1月初就开始了。

“春运要加开列车,但东部沿海这种老式的车厢不足,我们不得不从其他地方借调。”南京西站一位工作人员说,这同时也意味着人员不足,每年春运,都会有大量的铁路工作人员临时客串乘务、调车或者扳道。

至于刘志明他们,则更忙碌了。临客都要从铁轨上进出,每一趟车,就意味着两次扳道。

不过,刘志明已经习惯了,“都干了大半辈子这个了,再说这几年已经轻松多了。”刘志明之所以说轻松多了,来源于这几年动车与高铁的兴起,老式的火车正在削减,就像他们这一批老铁路人。

刘志明出身铁路世家,父亲就是铁路工人,父亲老的时候,职位留给了他,后来,他又娶了同为铁路工人家庭出身,在乘务员岗位上工作的妻子。他们的工作很单调,这常常让老刘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他往往数着春运,来计算自己还有几年退休,“春运嘛,对于我们来说是大日子。”

所谓的大日子,指的是“这段时间内不能请公休假”;是突如其来的加班;是更难应对的雪花。

“年轻时,没有概念,觉得为了工作加班是光荣的事,一到过年,我跟妻子都加班,儿子只能跟着爷爷奶奶过年,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刘志明说,因为工作的特殊性,每天都有扳道工上班,所以工友们约定,除夕那天轮到谁就是谁,谁也别抱怨,这么多年来,他也习惯了。

但儿子却不认,这位铁路世家出身的年轻人终究没有走父辈的老路——如今,他在一家手游公司上班。

“我们忙点,别人就能早点回家。”刘志明摘下帽子,挠了挠脑袋,“反正,还有三年就退休了。”

外来务工者 伏永奎

去年留守工地今年可以回家了

排队六七个小时终于买到回家的票

六七年前,在老家亲戚的介绍下,伏永奎和妻子来到南京,如今在地铁三号线TA05标项目部工作。

伏永奎负责水电和其他杂工,他的妻子则“做些女人的事”,比如在食堂帮着做饭。去年因为赶工期,伏师傅是在工地上过的年。今年轮到另一班人留守,他们两口子终于能够回家了。

因为今年春运火车票提前两个月开售,所以早在去年12月,伏永奎就加入了火车站的排队大军。

“第一天7点多到南京车站,我打算买2月10日前后的票,排了三四个小时才到我,但是那几天的票都卖完了。”

第二天,是他妻子去排的队。吸取了前一天的教训,她早上6点多就去了火车站,“中午饭的时候回来了,票买到了。”

27小时的硬座最好不考虑高铁

今年,伏师傅依旧买的是普快的硬座票,一张票花费201元。他需要从第一天下午1点,一直坐到第二天下午,历时27个小时,下车后,还要坐1个多小时的汽车。“想睡觉的时候最难过。”他说,“有时候想开一点,就买个硬卧铺,将近400块。软卧,没坐过。”

今年听说老家附近通了高铁,“朝发夕至”,但考虑到礼物——一架遥控飞机,“不会弄淘宝”的伏师傅,选择去超市或便宜的商店里给孩子买玩具,“一般都是几十来块的,这次遥控飞机比较贵,要110元。”不过为了儿子,他还是花了这笔钱。



伏永奎 本人供图



即使再累,到家那一刻的幸福,也早已把这些疲惫冲得烟消云散

CFP供图

白领小李

漫漫返乡路回趟家转战五地

飞机票太贵、火车票难抢回家路拆分成四五段

哈尔滨人小李今年28岁,3年前因为种种原因,从北方来到南方工作,回家的距离一下子变成了2000多公里。

3年来,小李从来不休年假,因为离家太远,他只有把年假攒起来,和春节的假期拼在一起,这样,才能在家多待上几天,陪陪父母。小李所在单位领导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再加上小李自己拼出的假期,一般离过年还有7天,他就开始了漫漫“返乡路”。

回家的时间敲定了,但回家的票却很难买到,这也是小李每年最发愁的事。“南京到哈尔滨的飞机这时候一般没有折扣,加完机场建设和燃油费,最高的甚至要接近2000元。”对于工薪阶层的小李来说,有些不能接受。

转战火车,虽然票价降低了很多,但作为男生,小李显然不是“抢票能手”,于是,每年,他的这趟回家路,都要被拆分成四五段,“曲线救国”。

“去年是转车最多的一次了吧。”小李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去年他的路线是南京飞到大连,大连乘汽车到沈阳,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哈尔滨再乘火车回家。这一路上,他决定顺便看看各地的朋友。

一年才回一次家东西太多要提前快递

回家的路即使再艰辛,但对于每一个“返乡人”来说,都是幸福的。

小李说,虽然火车上总是人挤人、人挨人,但大家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不像出差在路上,大家都不说话,过年回家的路上,大家都能很自然地交谈起来,你老家在哪,他在哪工作,说着说着,就到家了,一点都不觉得时间长。”

回忆去年这趟“史上最长的回家路”,小李非但没觉得“心塞”,反而觉得是很有意思的经历。

因为一年才回一次家,东西太多,小李只能先快递回家一些,但因为要顺路去探望同学,总不能空手去,所以又得买上一些礼物,这一下,重量又上去了。

出发前,小李盘算着,因为一路散发礼物,到了最后,肯定是两手空空,非常轻松,可哪知道,到了大连、沈阳,见到了老朋友后,他们也纷纷给小李买上年货,于是,这重量不但没减下来,反而直往上飙。虽然提前一周就出发了,但最终还是到家的,也已经是大年二十九了。转战5个城市,2000多公里漫漫回家路,还有沉甸甸的行李,小李说,即使再累,到家那一刻的幸福,也早已把这些疲惫冲得烟消云散。

大学生周丹发,马力

南京到西安骑行11天回家

骑行回家这是大学毕业前的梦想

从江苏南京出发,途经安徽、河南和湖北三省,进入陕西省境内,翻过秦岭山脉最终到达西安,骑行总里程1229多公里,预计行程11天,这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宇航学院大四生周丹发和马力的回家之旅。

大学四年,这是周丹发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回家,以往,他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是乘火车回家。

周丹发说,选择骑行回家,并不是因为票难买,而是因为这是他的一个梦想。他平时就喜欢骑行,南京周边的紫金山、浦口区,还骑行去过赣江和马鞍山,但是从南京到西安这么远的路还是第一次。他和同学马力,老家都在西安,便一起策划了这次骑行。

骑行花费是坐火车的5倍但他依然享受这个过程

1月20日从南京出发,30日晚上到家,1229公里,10天零11个小时。

出发前,两人把骑行以外的东西快递回家,然后背上骑行所需的干粮以及装备,“20多斤重”。

按照既定路线和公里数,两人每天骑行110公里左右,骑行时间长达八九个小时,雨雪以及修路让他们遇到了不少困难,“冬天天黑得早,有时候骑很久都遇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可以说是饥寒交迫。”骑行的10天里,有一半的时间,他们都吃自带的干粮。

为了节省开销,两人住的基本是青年旅舍以及一些国道旁边的私人住宅,价格基本在50-70元之间。

10天,两人的开销总共是1500多元,和预算基本一致,“划到一个人750元,而我回家的火车票基本是150元左右就能买到,差不多翻了5倍。”

周丹发说,“一路上碰到了很多热心肠的人,当地餐馆的老板知道我们是骑行的学生,对我们很热情,不仅饭菜量很足,还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叮嘱。在罗山县,一位老板还给我们指路,特别热情。”



周丹发 本人供图